



炎 朱

晴眼的夜是星繁



朱
炎 著

繁星是夜的眼睛

九歌出版社印行

翻印必究



有著作權

繁星是夜的眼睛

新臺幣 80 元
有成書業公司

NT\$27.00

定價

九歌文庫 ⑧7

著者：朱 炎

發行人：蔡 文 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

台北市八德路三段一二巷五一弄三四號

台北市郵政三六——四四五號信箱

電話：七五二六五六四·七八一七七一六

郵政劃撥：〇一一二二九五——一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一七三八號

印刷所：文裕印刷廠

台北市寶興街六八巷十號

電話：三〇一三二五一·三〇五〇八五六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

台北市松江路二〇六號八樓

版：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元月十日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八月十日

(換掉回寄請，誤錯訂裝或頁缺)

謹將此書獻給我那不知埋骨何處的
父親樂三公 和我思念了三十年的
母親

自序

這是我第二個短篇小說集。由「蟲之患」（六十五年六月）到「繁星是夜的眼晴」（六十八年八月），寫了三年多，才有這點成績，實在寒磣。但是這三年，是我的生命史上最忙亂、最不安的一段時間，不是沒有空閒，就是沒有心情；要不是受了文友創作熱情的感染（近半年來，我曾精讀過九十餘個短篇），和文壇先進的鼓勵，恐怕連這點成績都弄不出來。

我第一個短篇小說集「酸棗子」，是以老家人物為中心，呈現一片童年心靈的禁園和一些永懷不忘的執念。這個集子裏的十一篇小說中的十篇，則紀錄着我對現實人生的體察、批評、抗議、警惕和期望。把另一篇——「娘的笑臉」——放在這個集子裏，我原有點躊躇；因為由其時空環境和氣氛看，它似乎應該出現在「酸棗

子」裏。可是後來一想，批評現實的作品，難免顯得晦暗，讓母愛和煦的陽光照耀其中，也許是個適當的安排；何況，我對現實人生衡量的基本標準，大多獲自慈母的薰陶。而且，我一直認為：人生是包含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個整體；現實的一切，跟過去是沒法分開的——「繁星是夜的眼睛」就是我這個信念的詮釋。

一位忘年之交常笑我談起小說就會手舞足蹈，興奮得渾然忘我。我想我是迷上了小說。事實上，在活了四十多年之後，所剩的興趣，越來越少，那就是：爬山、逛陌生的小鎮和看小說。但是，由於時間所限，三樣之中，只有最後一樣，能够經常辦到。至於寫小說，雖因心餘力絀或怕妨礙「正事」，而常苦於不能暢所欲言；可是偶爾在夜深人靜時的孤燈下寫完一篇，就會感到無比的快樂。我曾向一位文友大發宏願：不寫完一百個短篇，絕不開始寫長篇小說。可是從寫第一個短篇到現在，已經六易春秋，尚未寫滿百篇的四分之一。歲月這樣逼人，怎不讓我惶恐。不過，前人說，「功不唐捐。」蝸行雖慢，總會有些進展。也許在十幾二十年之內，我能在寫完一百個短篇以後，品嚐到經營第一個長篇小說的樂趣。

集內的十一篇，曾刊在中國時報副刊（二篇）、中華日報副刊（三篇）、聯合

報副刊（三篇）、中央月刊（二篇）及文藝月刊（一篇）。今蒙這些刊物的負責先生們慨允我將之集印成冊，並承名小說家蔡文甫先生將之介紹給九歌出版社出版，內心分外感激；因為，這十一個短篇無一不是在他們平日的鼓勵與催促之下寫出來的。

朱 炎

六十八年九月廿三日下午
寓於三〇三號研究室

目錄

三	自序
九	蟲之患
二三	嘔吐症患者
三七	山凹之秋
五九	夕陽無限好
六七	娘的笑臉
一〇五	落葉的清香
一二九	雨夜行
一五九	祕密
一六七	人與鼠
一八三	心魔
二〇三	繁星是夜的眼睛

蟲之患

「爸，蟑螂！」正在批改學生作文的他突然聽到女兒由廚房裏傳來的尖叫聲，心頭一震，把紅筆一丟，連拖鞋都沒來得及穿就跌跌撞撞地竄到樓下，但見十三歲的女兒狀至驚恐地呆望着灶臺上那隻碩大的蟑螂不敢動彈。他緊張地伸手去抓牠沒有抓到，就跟牠在廚房裏踢里仆隆地兜圈子，那隻四處飛跳的蟑螂，最後在女兒歇斯底里的驚叫聲裏，突然跌進一鍋早晨煮好的米飯上，他憤怒地撲過去，連飯帶牠狠狠地抓了一大把，並且咬牙切齒地把拳頭緊緊地擠握了足足一分鐘，直到混合着惡汁的飯粒由指頭縫裏流了出來。然後，他朝着目瞪口呆的女兒把指頭緩緩地鬆開說：「妳看，孩子，有什麼好怕的？有什麼好怕的？！」

他女兒轉過臉去，惶恐地往客廳裏跑，正跟買菜回來的母親撞個滿懷。他看看

自己擎在那裏的一把蟬螂飯，然後愠怒地質問他的妻說：

「除了紗窗紗門，所有的口道都用塑膠紙封得嚴嚴的。妳倒說說看，這個傢伙是打那裏進來的！」

「……。」他太太只顧撫慰女兒，沒有理他，他像個受傷的野獸那樣孤獨地爬上樓，回到書桌前的籐椅上，盯着玻璃板下的照片發楞。那是十五年前他的好友王宜謹爲他們照的，背景是臺北某師範學校的大門。照片裏的女孩——也就是他現在的妻——烏亮的短髮中分齊耳，仰看着他的那張清麗的臉上，洋溢着信賴與愛意。他記得那時候他們剛從同一個班上畢業。當他問她願不願意跟他到鄉下教書時，她曾毫不猶豫地說：「願意。」「偏遠地區呢？」「天涯海角，只要伴着你，我都願意！」她曾堅定地這樣回答他。

他聽到妻上樓的脚步聲是那樣沉重。他慌忙把剛批改完的那本作文簿合上，並把它夾插在那一落簿子中間。那是一個家境淒涼、神情憂鬱而又落落寡和的孩子的作文。這篇作文得的批語是：「不管現實令你多麼不安，你都得面對它，因爲你無處可逃！」

他用眼睛的餘光看見他的妻站在他的右肩後面，他沒有回頭看她，因為她已不敢奢望她還會像以前那樣低下身子來以溫柔和撫慰的微笑仰視他；那種微笑已在他的記憶裏漸漸褪色、漸漸泛黃。他知道他已濫用了美麗的藉口，浪費了動聽的諾言，也透支了她的溫柔、撫慰和信賴。

北上夜快車的喘息聲在幾次長鳴之後慢慢緩和下來，由兩邊建築物的迴響，他知道已經進站。他下意識地往窗外一看，看不見外面的夜景，却只見到自己那張落寞的面孔，反映在車窗玻璃上，使他的心頭不自覺地驚顫了一下。那張熟悉的瘦臉在這遙遠的黑夜裏，竟是那麼陌生。它好像是在向他竊竊私語。

「我們倆來這裏教書，原來是你的主意，只要你高興，我也會跟着高興；可是這些年來，你老是自己封閉在家裏，不跟別人來往。人家王宜謹三番兩次催你到臺北去看看，你却總是推三託四地不願意，何必那麼驚悸呢？」他感到她在背後俯視着他，顫抖的口氣吹動着他那稀疏的頂髮。

「我不是不想去，只是怕……」

「怕什麼？」她搶着說，「你一味畏畏縮縮，凡事都怕，不但浪費了自己的生

命，也感染了孩子，你沒看到她被蟬螂嚇成那個樣子！」

他把兩掌仄單在額前用力地看出窗外，但見寫着「新竹」的站牌徐徐地移過他那個車廂，然後感到停車前的震動。上下車的旅客們雖然匆忙，但却都有一個或近或遠的目的地，他想。對面那一雙年輕的男女，好像並不關心什麼目的地，他們已經擁有那一刻的溫馨，那也就是他們的一切。而你呢？他問自己：你擁有什麼？五千多個平凡的日子磨損了你做爲一個新任教師的生趣，磨損了你的理想。

「我只是怕……我們過不慣臺北那繁華的生活，我們在鄉下住慣了。」

「誰住慣了？十五年來你把自己關在這幢小破房子裏，看着一批批的學生像離巢的燕子，各奔前程，你却越來越孤獨！」他聽到她幾乎是在憤怒地哭喊着，「你不給老朋友們回信，甚至不敢拆開他們的來信。除了王宜謹那個死心眼，你已經沒有一個知心的朋友！」

他想到上學期開始不久，接到王宜謹的一封長信，說他不該一直跟外界隔絕，不和朋友們來往。信後並且說他所服務的那個國校裏，有一個國文老師下學期要隨先生到非洲去，因爲王宜謹教書認真，校長信得過他，就拜託他找一位程度好的老

師補她的缺；王宜謹就推薦了他這位當年班上國文最好的老同學，希望他能換換環境。可是他沒有回信。以後王宜謹又接連去了三封，仍然沒有回音。王宜謹以爲他家裏發生了什麼事情，竟然兼程趕到臺東鄉下去看他。他知道王宜謹是個够意思的人，但却絕沒有想到他會跑那麼遠去探望他。那是近些年以來他家裏最愉快的時刻：母女二人忙着拿酒遞菜，不時傳出罕聞的笑聲。兩個老友在暢快地吃喝一頓之後，又在榻榻米上促膝長談，不知東方之既白……。面前那一對年輕人正在愉快地吃着便當：兩個人先不約而同地把便當裏的醃黃瓜、油豆腐、滷蛋和肉片等，一樣一樣地分開，才開始吃，吃得好香甜。他也想起身買一盒便當，像他們那樣把菜肴分開，就着米飯，吃完一樣再吃另外一樣，品一品不同的菜香，而不是像他平常那樣把幾樣菜混在一起拌飯吃。可是，火車已在他猶豫之間，慢慢開動，把「便當，便當」的叫聲拋在耳後。

「我有我的生活，我有我的理想！」他低聲爭辯着。

「你是有理想，或者說曾經有過發展鄉村教育的理想。」她頓了頓說，「可是近幾年來你却並沒有品嚐到實現理想的樂趣！你知道爲什麼嗎？」

「……？」

「因爲你早已把理想和逃避現實的罪惡感羈雜在一起了！」

火車以呼嘯的律動在原野上急馳，盛夏的晚風由拉低了的窗扉下面吹掃進來，吹亂了他的頭髮，他把車窗完全拉下，潛意識地驚覺到，屬於他的一些什麼會隨時逸出時代的軌跡。鐵道兩旁的樹影急速地倒移；近處、遠處，更遠處的模糊的景物，則在斑斕的星天下以依次遞減的速度繞着一個遙不可見的軸心旋轉着，像是一個存在的大車輪，而他則憑懸在這個旋輪的切點上，感到一陣陣可能會被摔出時空軌跡的驚恐。

坐了一整天的汽車和半天的火車，他已委頓不堪，他想靠在車椅上睡一會兒，却又覺得焦躁不安。十五年不見的臺北市，像個躲避不掉的大現實，越逼越近。他索性站了起來，想活動一下筋骨，沒想到他的臀部還沒有完全離開座椅，那個剛在前一站上車的壯漢，就沉甸甸地坐了下去，把他硬擠到通道上。

夜裏十點，火車駛進臺北站。他隨着人潮流出收票口，在細雨濛濛中，感到一種迷失的暈眩。他知道臺北市的三輪車早已被淘汰，但是他仍然迷迷糊糊地把行李